

牽著我的手，把我硬拉了出來。

田布爾老師一邊領著我到布羅哈斯的面前，一邊小聲的安慰我說：「簡，你不要害怕，只是一點小過錯，不會嚴重處罰你的。」

我心想，如此和藹可親的田布爾老師，一旦聽了布羅哈斯的話，也許會討厭我吧？我並不像海琳那麼老實。因此，我心中對於利德舅媽和布羅哈斯先生燃起了一團怒火。

布羅哈斯吩咐級長拿來一把又高又大的椅子，不知是誰把我抱了上去，接著他咳了一聲，清清喉嚨，然後說：「請大家注意看，這個學生真是壞到無可救藥了，你們不要接近她，更不可以和她交談。老師們的眼睛不要離開她，為了拯救她的靈魂，用鞭子對她施懲也可以，一定要嚴厲的加以監督。她簡直比異教徒還壞，是一個不知報恩、專門撒謊的



一眼望去，是一個嬌小玲瓏、皮膚白皙、美麗的鬢髮垂到腰際、年紀約七、八歲左右的小女孩，經過草坪向這邊走來。

「阿悌爾小姐，

早啊！到這邊來，見

見這位將要教你讀書

的老師。」

小女孩用手指著



我，以法語詢問她的保母：「那位就是我的家庭教師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保母也用法語回答。

「她們都是從法國來的嗎？」我感到驚訝，便詢問費法庫斯太太。

「是的，她們最初來的時候，連一句英語都不會講，最近總算好一些了，不過還是摻雜很多法語，有時候我也無法完全聽懂。」

幸好我在洛維德學院的時候，曾對法語下了很大的工夫，於是和阿悌爾用法語一路談著走向餐廳。最初，阿悌爾顯得有些怕生的樣子，用她大大的褐色眼睛瞧著我，後來就能和我愉快的交談了。

「真高興，老師也和羅齊斯達先生一樣能講流利的法語。保母蘇菲一定也會喜歡您，在這裡沒多少人能聽懂她講的話。蘇菲惹和我是搭有大煙囪的輪船來這裡的，那艘船晃得很厲害，差點兒把我們從床上摔下





「她忽然把頭紗抓了下來，撕成兩半，丟在地板上，還用腳狠狠的踩兩下。然後拿著蠟燭，氣勢洶洶的走到床邊，用那兩隻可怕的眼睛瞪著我，隨後我就昏迷過去了。像這樣被嚇昏的事，我小時候曾經遇過一次，這是第二次了。」

「那當你醒來的時候，有誰在你身邊嗎？」

「我旁邊沒有人，那天已經亮了。」

「你一定是白天過於興奮，晚上才作了噩夢，等我們倆結婚以後，

就不要再發生這種事了。」

「不，那絕對不是夢。早上起來後，我還看見撕成兩半的頭紗，被丟在地板上。」

羅齊斯達先生聽了這番話，把我抱到身邊說：「感謝神，還好你沒有發生意外。」

他沉思了片刻，突然用愉快的聲調對我說：「這件事據我看來，一半是夢，一半是真的。走進你房間的人一定是顧莉斯，那是不會錯的。因為你對顧莉斯的印象一向不太好，尤其是在三更半夜，睡眼朦朧中就會覺得更可怕。撕掉頭紗的事，一定也是顧莉斯做的，這個女人什麼事都做得出來。至於我為什麼要一直把她留在家裡，等我們結婚以後，我會慢慢告訴你，請你一定要相信我，不管別人說什麼都不要理會。」





戴安娜拉著我的手，把我帶到前面的客廳裡，叫我坐在沙發上，便走了出去，只剩下正在看書的聖約翰·黎華斯和我兩個人留在房裡。

客廳雖然不大，但布置得頗為雅致，桃花心木製的桌椅，擦拭得一塵不染。聖約翰看起來年紀很輕，身材高大，臉孔的輪廓宛如希臘雕像一般美好。他一本正經的看著書，彷彿不曾注意到我進來的樣子。

不久，她的妹妹端茶點進來，他那雙漂亮的大眼睛才看向我這邊。

「你之前都住在哪裡？」

「……」我低下頭來沒有回答。

「你不是需要我們的幫忙嗎？但我們對你毫無所知。」

「我極需找一份工作，請您幫我忙吧！」

「我當然會盡力幫你，但你也應該把過去的情形講給我們聽聽。」

「你們大家救了我的命，真是感激不盡！」

我本是一個牧師的獨生女，自幼失去了雙親，後來寄住在親戚家。我曾在一所名叫洛維德的慈善學校讀了六年書，並且在那裡做了兩年的老師。

「哦，那所學校我也曾去參觀過。」

